

欽定續通典卷二十

選舉

雜議論上

唐代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言進士科起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而已高宗朝劉思立爲考功郎又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故爲進士者皆誦當代之詩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仄席待賢之意請依古制令縣令察孝廉其有孝義廉恥之行而通經者薦之於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於省

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狀保辨識牒皆停而所習
取大義聽通諸家之學每經問義十條問畢對策三道
皆通爲上第吏部官之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
身下第罷歸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其明經進士及
選舉並停詔議之給事中李栖筠尙書左丞賈至等議
曰三代之選士任賢皆取實行故能風俗淳一運祚長
遠秦坑儒士二代而亡漢興監其然尊儒術尙名節雖
王莽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亦能終彼
四百豈非學行之效耶魏晉以來專尙浮侈德義不修

故子孫速顛享國不永也今綰所請實爲正論然自晉
室之禍南北分裂人多僑處必欲復古鄉舉里選竊恐
未盡請兼廣學校以明訓誘雖京師州縣皆立小學兵
革之後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祿廩無向請增博士員厚
其廩稍選通儒碩生閒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太學館遣
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
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而眾論以爲舉
進士久矣廢之恐其失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
廣德元年綰復上貢舉條目曰孝廉舉人取精通一經

每經問義二十條試策三道每日問一道經義策全通
爲上第付吏部便與官義通七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
下第者罷之習論語孝經孟子此三者爲一經其試如
上先取在家有孝義廉恥謙恭之行好學不倦通經義
并堪對策者縣令徵于鄉里送名于州刺史與曹官對
試以其通者送省隨朝集使以十月二十五日到省又
寇難之故衣冠多去故鄉許所在州縣舉所諳知者秀
才舉人準舊格試方略策五條望人之精通五經每經
準孝廉例問義二十條對策五條每日試一道全通爲

上第送中書門下超與處分經通七策通四爲中第送吏部與官下者罷之凡舉人自縣至州不得自陳牒比來到狀保辨識牒等請並停明法舉人付刑部考試疏入帝問翰林學士或以進士明經行來頗久不可頓令改業遂敕與舊制兼行德宗始任楊炎盧杞引植私黨排陷忠良後懲艾其失凡條用庶官必反覆參詰乃下及陸贄秉政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舉皆親郤招賂遺無實才贄乃上狀略曰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

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
競彌長而沈退之士莫升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
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選舉之法長吏辟舉之制
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
太僕命之曰慎簡乃寮罔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
吉士是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揀寮屬之
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
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任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卽

補用之是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以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部選惟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啟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曰黃散已下悉委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揀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相

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
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
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
並列于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
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
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
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眾之道益
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
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

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待罪宰相懷竊位之懼乏知人之明白揣庸愚終難上報惟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啟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眾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

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府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厯使任議其資望旣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于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薦舉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旣得其人慎謀其始旣謀其始

詳慮其終終始之閒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勿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者虛受廣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于言欲辨言之眞虛不可不考之于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

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
明辨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旣得其實又察以
情旣盡其情復稽于眾眾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
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壅聽
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
欺之失無潛陷不辨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
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
而止之于臣謀不責成于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
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

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將啟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儉邪趣向狹促以沮議爲出眾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于言能果于行惟以硜硜淺近不克宏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

仲尙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主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于臣臣復以事質于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主又以官長

舉人法非穩便令人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
宰輔常職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
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
公舉爲私薦易明敷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
情故舉于君上且未絕私薦于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
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
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
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
踵前須訪于人若訪于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

之失也若訪于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揀察屬所揀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閭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于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尙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

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于一人無責人于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于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于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旣任以事者于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厯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

考課貴精求廣在于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于按名責實宰臣之進序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厲漸衰砥厲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于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

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于選士之道豈不傷于容易哉然而課責旣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于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厯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于聖聰搜擇頗難于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揀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

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
失于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
而得人陛下慎揀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于舉用
而不易于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
不精于法制而務精于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
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
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
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
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于孔子曰鄉人

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
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
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
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
必以爲愈于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
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
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
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

失其端而已乎按馬端臨曰唐選舉之法州府所升者試之禮部禮部所升者試之吏部其法截然且禮部所升之士其中吏部之選十不及一可謂難矣然觀御史韋正伯所劾奏貞元七年冬京兆府踰濫解送之人已授官總六十六人則似未經禮部者徑入吏部又會要稱太和元年中書門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學祇合于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于吏部赴科目選近年以來格文差互多有白身及散官并稱鄉貢者並赴科目選及注擬之時卽妄論資次曾無格例有司

不知所守則知唐中葉以後法度大段隳廢紊亂矣又
曰唐取人之法禮部則試以文學故曰策曰大義曰詩
賦吏部則試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書曰判四者之中
判爲尤切蓋臨政治民必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
非發擿隱伏皆可以此覘之今主司之命題則取諸僻
書曲學傲以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備選人之試判則務
爲駢四儷六引援必故事而組織皆浮詞然則雖名曰
判而與禮部所試詩賦雜文無以異殊不切于從政而
吏部所試爲贅疣矣至于五代所謂試判遂有一詞莫

措傳寫定本或只書未詳亦可應舉蓋判詞雖工亦本無益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視之耳洪邁曰唐世科舉之柄頗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爲之薦達謂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譏議多公而審亦或脅于權勢或撓于親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若賢者臨之則不然未引試之前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中矣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曰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彼之所望于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閒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

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愈之知者有侯喜

侯雲長劉述古韋羣玉

撫言作韋紆

此四子皆可以當首薦

而極論者期于有成而後止可也沈杞張苴

登科記作宏

尉

遲汾李紳張後餘李翊皆出羣之才與之足以收人望

而得才實主司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

貢士愈時幸在得中

貞元八年陸贄知舉賈稜等二十二人登第愈與焉

所與及

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繇梁補闕肅王郎中礎

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待

王與梁如此不疑也至今以為美談此書在集中不注

歲月按摭言貞元十八年權德輿主文陸僊員外通榜
韓愈薦十人于僊德輿凡三榜共放六人餘不出五年
內皆捷以登科記攷之貞元十八年德輿以中書舍人
知舉放進士二十三人尉遲汾侯雲長韋紆沈杞李翊
登第十九年以禮部侍郎放二十人侯喜登第永貞元
年放二十九人劉述古登第通三榜共七十二人而韓
所薦者預其七元和元年崔邠放李紳三年放張後餘
張宏皆與摭言合又曰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既以書
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

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啟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畋敕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据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尙有唐餘波久而革去之但體貌豐偉用以取人未爲至論

後唐明宗時禮部貢院新立條件一九經五經明經呈帖經之時試官書通不後有不及格者唱落後請置筆視將所納貼由分明卻令自看或是試官錯書通不當

與改正如懷疑者許請本經面前檢對如實是錯悞卽更于帖上書名而退一五科常年駁榜出多稱屈塞今並明書所對經書墨義云第幾道不第幾道粗第幾道通任將本經書疏照證如考官錯書不粗請別狀陳訴再加考較如實錯悞妄陳文狀當行嚴斷一舉人有抱屈落第者許將狀披訴貢院當與重試如貢院不理卽詣御史臺論訴御史臺受狀并引本身勘問所論事件或知貢舉官及考試官已下取受貨賂昇擢親情屈塞藝能應副囑託及不依格去留請行朝典一懷挾書策

舊例禁止自後入省門搜得者不計多少扶出殿將來一舉上鋪後搜得者扶出殿兩舉一遙口授人迴授試處及抄義題帖書時諸般相救準例扶出殿三舉一藝業未精準格落下及見駁榜妄扇屈聲擬爲將來基址及誣陷別人帖對數多者並當收禁牒送御史臺請勘如知貢舉官及考試官徇私屈塞請行朝典虛妄者痛行科斷牒行本道重處色役永不得舉同保人連坐各

殿三舉

晉高祖天福五年禮部侍郎張允奏曰前代未設諸科

始以明經俾昇高第自有九經五經之後及三禮三傳已來孝廉之科遂因循而不廢縉紳之士亦緘默而無言以至相承未能改作每歲明經一科少至五百已上多及一千有餘舉人如是繁多試官豈能精當況此等多不究義惟攻帖書文理旣不甚通名第豈可妄與且當年登科者不少相連起選者甚多州縣之間必無貢闕輦轂之下須有稽留怨嗟自此而興謗讟因茲而起但令廣場大啟諸科並有明經者悉包于九經五經之中無出于三禮三傳之內若無釐革恐未便宜其明經

一科伏請停廢又奏國家懸科待士貴務搜揚責實求才須除訛濫童子每當就試止在念書背經則雖似精詳對卷則不能讀誦及名成貢院身返故鄉但刻日以取官更無心而習業濫蠲徭役虛占官名其童子一科亦請停廢敕明經童子宏詞拔萃明算道舉百篇等科並停

漢奏薦條格一諸道奏薦州縣官使相每年許薦五人

舊許三人不帶使相藩侯每年許薦三人舊許二人防禦團練使

每年許二人舊許一人只奏巡屬員闕不得薦于他處州府

不得薦新罷任過格人所薦人歷任文書隨表送中書

門下未有官者當別比擬應諸道見任州縣官申奏考

滿後未有替人本道或藉其幹能且令句當準長興三年五月節

文一諸道應奏薦州縣官員未有正官者只許奏授初

官不得奏為令錄準長興四年五月節文一應諸道藩鎮防禦團

練使舊奏薦并前項州縣等官準勅許奏薦見在幕中

攝職及見攝管內州縣官據合奏人數皆正所攝不許

橫薦及不得薦外管前資州縣官準長興四年八月節文一諸州

防禦團練刺史奏薦攝試官充判官及推官巡官者今

後宜加選擇或未任官職及無出身者不在奏舉之限
準天福四年七月節文 一諸道藩鎮防禦團練刺史如本幕有關
合奏薦除授者不得橫薦前資州縣官及諸色職員

欽定續通典卷二十

浙江書局刻

吳士鎔恭校

張景雲恭校

周善溥恭校

欽定續通典卷二十一

選舉

雜議論中

宋太祖以唐末進士不第多至失職乃廣開科舉然每歲放榜所取極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所得率江南之秀真宗景德二年帝謂寇準等曰方今文武多士豈無才識優異未升進者耶至於將帥之任尤難得人前代試以制策觀其能否用求才實亦爲國之遠圖也因出唐制科之目採其

六用之四年中書門下言應制科之陳絳夏竦史良等
三人文論稍優可預召試上謂輔臣曰比設此科欲求
才識若但考文藝則積學者方能中選苟有濟時之才
安得而知朕以爲六經之旨聖人用心固與子史異矣
今策問宜有經義參之時務王旦曰文風丕變由陛下
道化因命兩制各上策問而擇用之時魯宗道又言守
令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
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
十常二三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守

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以觀其施爲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倣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帝從其言仁宗慶厯八年翰林學士張方平言祖宗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爲升遷次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否則有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自祥符後朝廷之議益循寬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爲限又守官

及三年例得磨勘行之人自知恩未見有弊及今歲年
深久習以爲常皆謂本分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
稍革此制其應磨勘敘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特敕擇
官保任者卽與轉遷如無勞績不因保任更增展年考
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卽命
舉之如此則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
官有員闕隨員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
也英宗治平初同知諫院司馬光請貢院逐路取人
其略曰朝廷每次科場所差試官率皆兩制三館之人

其所好尚卽成風俗在京舉人追趨時好易知體面淵源漸染文采自工使僻遠孤陋之人與之爲敵混同封彌考較長短勢不侔矣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言雖微陋之處必有賢才不可誣也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國戶口多少爲率或以德行或以才能隨其所長各有所取近自族姻遠及夷狄無小無大不可遺也今或數路中全無一人及第則所遺多矣國家用人之法非進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爲詩賦論策者不得及第非遊學京師者不善爲詩賦論策以此之故使

四方學士皆棄背鄉里違去二親老於京師不復更歸
其閒或有身負過惡或隱憂匿服不敢於鄉里取解者
往往私買監牒妄冒戶貫於京師取解自閒歲開場以
來遠方舉人憚於往還只於京師寄應者比舊尤多國
家雖重爲科禁至於不用蔭贖然冒犯之人歲歲滋甚
所以然者蓋由每次科場及第進士大率皆是國子監
開封府解送之人則人之常情誰肯去此而就彼哉夫
設美官厚利進取之塗以誘人於前而以苛法空文禁
之於後是猶決洪河之尾而捧土以塞之其勢必不行

矣參知政事歐陽修曰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
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
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
才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
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厚薄於其閒故議者謂國家
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
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
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卽
議更改此臣所以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

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卻須多

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

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
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
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將使合
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
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
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
本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
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
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

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
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烟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
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爲繆濫又
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耳若
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謂且
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
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
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
者又謂西北近邊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

之人不能爲患則已苟可爲患則何方無之前世亂賊之臣起於東南者甚眾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賢材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旣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爲科場大患

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論者謂光之說主於均額以息奔競之風修之說主於覈實以免繆濫之弊要之朝廷旣以文藝取人則修說爲是神宗從王安石議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用經義哲宗元祐初司馬光極陳其弊曰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詩賦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命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

使聖人坦明之言轉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於
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
何必以利害脅誘如此其急也至於律令敕式皆當官
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爲士者預習之夫禮之所
去刑之所取爲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
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爲士已
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帝乃更科場法太學博士呂大臨嘗上選舉六事曰古
之長育人材者以士眾多爲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士眾

多爲患古之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之以法抑士
常恐士之競進爲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不患
乎眾多也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乎競進
也宜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立貢法
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
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是仁宗朝
尤以選人改京官爲重蘇軾曰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
士有明經有諸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眾無
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

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彊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於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眾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材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

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子奪亦雜
出於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
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於時而向之所謂
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
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啟之也臣
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
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
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
俊而習知其爲人至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

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又曰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

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彊爲善以
求舉惟其旣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
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
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
以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
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
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日
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
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

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
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
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
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
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必皆王公貴人其下
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愛其同類等夷
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
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爲法之弊至
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

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
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官而
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
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
必於舉官焉艱之至孝宗朝朱子嘗作改官議曰一諸
州教官以經明行修登第人充罷去試法如不足則令
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舉歲無定員有關則降
指揮令舉一近制新政官人並令作縣其舉狀內只言
犯入已贓甘與同罪卽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任親民

差遣日如有疲懦殘酷違法害民卽與同罪故舉者徇私妄舉多不擇人及至負敗又無譴責今乞於舉狀中添入此項如有違戾必罰無赦一今改官人雖有引見之法然未嘗親奉玉音詢考治行所以人得妄舉而昏繆不材之人或與其間欲乞今後引見之日每十人中特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職事及民間利害如有庸繆卽行退黜仍將舉主降官放罷

有職名者卽令落職

則舉者知畏

而庸妄之徒亦不敢徼倖求進矣一改官之人設使所舉皆當然其才亦有大小之不同而今之縣官亦有難

易之別今銓部之法未嘗爲官擇人而使人自擇官是
以才高者審於擇地多注優閒易辦之縣才短者昧於
所向多注繁劇難辦之縣使人與官兩失其所所以縣
多不治而人有遺才也欲乞將天下諸縣分其難易又
以大小爲次委自尙書將合注知縣之人精加考究分
作四等以可任繁難大縣者爲上繁難小縣者次之優
閒大縣又次之小縣爲下其已任繁難者後任便與注
權通判其任優閒縣者後任須管再入知縣一次不得
別注差遣願注縣丞者聽但亦以三年爲任一累任教

官不曾實歷治民之人不許薦舉改官又嘗爲私議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度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

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
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途
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啟其奔趨流浪之意其
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
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
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
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
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以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
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工爲患而

唱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
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
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
眾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
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難而塗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
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閒者
較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閒不得寧息是又不惟無益
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
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

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
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
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
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
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
德之人使專教導以求實學之人裁減解額舍選謬濫
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
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
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時楊萬里

作選法論以進其上篇曰選法之弊在信吏而不信官
信吏而不信官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
適足以爲吏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
具所謂尙書侍郎二官者據案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
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
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
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天子不自信
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以
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以爲決則是吏之

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
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吏之奉哉長貳
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之於官而決於
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爲信吏而不信官今有一事於
此法曰如是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有
持牒而請曰我應夫法之所可行而吏部之長貳亦曰
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旣
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
之曰可且夫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

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與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語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決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盡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其始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甚固而不可動搖矣然則曷爲端其病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

者而中之並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
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
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爲尙書侍郎
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尙書侍郎者殆不止謹小法而已
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知小法之有所可否初
無繫於大體之利害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
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立法之大意而已
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漸輕
然後長吏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可漸革也其下篇

曰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懸絕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不異于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科甲之首者未有不由於吏部也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

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何也始入
官者則得簿尉其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
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
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
者疲憊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
得者不之愧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眞賢實能
廉潔守志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
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畢矣如募焉書其役
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遠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

閱之簿盡矣此縣令之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
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矣故曰
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
以觀其能書乎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有疾與否也
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
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愚智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爲
吏部尙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啟拔宋以蔡廓爲吏部尙
書廓先使人告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
不然則否羨之答曰黃散以下皆委廊猶以爲失職遂

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較選是當

時之爲吏部者豈亦止取若今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

耶抑將止取今所謂銓量者而爲黃散哉

宋史蘇紳傳上言古者自

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
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
職之閒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
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

臣願朝

廷稍增重尙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
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
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
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

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
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散之於三
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
一歲之閒而不能察三數百人之能否則其爲尙書者
亦偶人而已矣月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不精則其州
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
哉以此較彼不猶愈乎或曰尙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
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
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

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
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
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
至於吏部長貳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尙書而假
之以與奪之權使得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
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
起也與至寧宗嘉定中嘗命監司守臣舉十科政績所
知自代江東轉運司副使眞德秀奏刺舉之法曰太平
興國中嘗詔諸道轉運使司察訪部下官吏凡罷軟不

勝任及黷於貨賄者俾條上其事狀其清白自守幹局不凡者亦許其明揚臣仰見祖宗盛時選用監司付以事權者蓋欲其公於刺舉責任之意不輕也自嘉泰開禧以來公道不行請囑日盛郡縣之官有罪狀彰灼爲監司者甫欲按核已求要路之援以自脫甚者得以施其反噬之計於是刺之權不行矣歲舉之員往往奪於權貴之命孤寒無援者雖盡心職業不免陸沈之歎膏粱庸駮苟有所挾則若執券以取償焉於是舉之權又有所不行矣是以州縣之閒賢否不分民受其病今陛

下更新大政公道昭明寢還乾道淳熙之舊矣獨縉紳
閒親故請托之弊未能盡革臣愚欲望聖慈詔戒中外
士大夫相與維持公道使將旨承命者得以展澄清之
志而賢不肖有所甄別於治道豈小補哉項安世擬對
學士院試策曰科舉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自
太平興國以來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今二百餘
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檮杌
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
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捨則上

蓄縮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
敢復議矣故曰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不論伊傅周
召如何但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別作爐
鞴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其了當
時之事決不矻矻受此纏縛也自王導謝安以下隨世
就事之人欲於妥帖平靜之中密致分數劑量之效則
必不敢變今之說取今之士矣此固無以議爲也然則
用王謝之術爲之調度亦有道乎曰有時於尋常尺寸
之中略出神明特達之舉稍更闕茸已甚之習薄伸渾

厚平直之氣則猶愈於已也蓋天下之事雖貴於法守而亦不可以一付於法法者所以抑僥倖非所以抑豪傑也夫所謂徼倖者不應得而得之之謂也一人得之眾人攀之其門一開不可復禁故上之人立法以拒之使之欲進而無隙欲求而無辭是則法之效也若夫豪傑之士其德宜爲人上其才宜爲世用非所謂徼倖者此法之所求非法之所拒也人所共服莫敢與比以此爲例誰敢攀之有若是者時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專以操筆弄墨取人主之官爵則亦足以補風化隆實行

扶善人而愧惡子也又曰夫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於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員半千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於辟舉如韓愈之出於張建封董晉是也有出於延譽者如吳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至於本朝法令始密科場條貫如縛胥吏而鄉舉里選之意纖悉無遺矣然祖宗之時猶有度外之事如張詠當爲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猶有朋友之義也宋祁當爲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爲文則猶有禮

意也李旼張及等三人並解則猶未立額也此外又有
陳乞之恩聘召之禮元祐經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
其意亦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孫復蘇洵之用猶
出於常法之外而雷簡夫姚嗣宗之官或由於特達之
授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雖或少出常度亦千萬中
之有一二耳須臾之才行不足以勝二百年之科目也
葉適論制科日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
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
矣雖然原其本以至其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

爲壞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舉無可用此科舉之敝法也至於制科者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舉之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舉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其治功彼區區之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爲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略徧以爲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士

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號爲制科習氣故
科舉旣不足以得之而制舉又或失之然則朝廷之求
爲一事也必先立爲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
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
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
三題試進士而爲制舉者以答策爲至難彼其能之則
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
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爲
能故哲宗以爲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再

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爲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爲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泛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之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可加之名

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爲譏笑之具今宜暫
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
忘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
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唯無益而反有害也
論宏詞曰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旣盡
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
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
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
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子錄爲經常之詞以教後世而

百世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詔制詞意短陋不復髣髴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譁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

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其學未嘗知方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遽以卿相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戾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患天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反極論至於盡擯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旣禁其求仕者不爲詞

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任者使爲宏詞是始以經義開
迪之而終以文詞蔽淫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旣以爲宏
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
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
爵厚祿輕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
可救且昔以罷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
而詞科迄未嘗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
終使不自爲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
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理宗寶慶閒漕試藪

弊禮部侍郎曹彥約奏曰科舉之弊莫甚於牒試而牒
試之弊莫甚於作僞蓋解額之有廣狹士子之有眾寡
廣而寡者固已安其分則狹而眾者必思所以爲之計
朝廷以承平日久士子日盛設爲牒試之法寬其進取
之門末節細故未暇深察於是改鄉里以就他人之貫
改三族以認他人之親甚者改其祖父改其姓氏若得
若失尙未可知而欺君之迹已昭昭不可掩矣今國子
監牒試其弊尙少臣不知其本末未敢遽議惟漕試之
弊積習旣久士大夫互相欺詐恬不爲怪壞士子心術

莫甚於此時舉摘一二尤者而懲戒之於事無補律以
科舉之法無一可者則更改張之不可緩也好事者深
知其不便求其說而不得欲增解額則難立限制欲均
解額則侵及他郡欲廢漕額以益諸郡不特舊額不等
極費區處而所部之親戚故舊有決不可不避者變舊
法以起爭端終不可久無已則有一焉在內有職事官
朝廷之所選用也在外有監司帥守朝廷所責任也大
郡之有通判小郡之有簽判轉運司之有主管文字諸
路之有川廣福建又遠地之多士子處也與其詐偽避

親而使之冒試孰若嚴其保任而使之牒試隨其官職分其差等若監司帥守可舉十五人則大郡可舉十人中下郡可舉七八人通判可舉五人主管文字與簽判可舉三人川廣福建不在此位者不過一二人職事官之牒門客者當如其舊其以川廣福建牒者郎官以上不得過下郡之數寺監丞以下不得過通判之數明載公牘參以法令如是行之不增發解不拂人情而解額之狹處與士子之眾處受其利如前日也但前之爲法不許其保任而容其詐僞後之爲法不容其詐僞而許

其保任其利害相去何如哉然州縣之牒本路可以稽考而監司帥守之牒鄰路容有泛濫且如兩浙路與江東福建爲鄰而又與淮東爲鄰湖北一路與湖南江西爲鄰而又與淮西京西夔路爲鄰若止許一處則地里有不便或分之數路則渙散而無統須合與之關防立爲限制應監司帥守牒過員數並限九月三十日以前具申禮部禮部總其名數並限九月三十日具申部省備牒御史臺諫院其弊可革矣時詔見供職及在外帶職從官依元祐十科舊制歲舉三人從右正言糜洒請

也權司封郎官許應龍曰臣聞天下固有不一之才人
主當無執一之見蓋人才之在天下若十指然小大長
短雖若不齊而皆適於用兼收並蓄人則皆有以自見
而天下無不舉之事苟用一而廢一則互相傾軋必有
分朋植黨之弊夫人才不同彼此異見其來非一日矣
足一躡軍門視文士如仇讐首一戴儒冠輕武弁如草
芥矯矯特立則以靜重爲苟容處事詳審則以剛直爲
沽譽長於吏才則以明經術者爲腐儒專於學問則以
了官事者爲俗吏少俊則以老成爲遲鈍寬厚則以嚴

明爲苛刻各分黨與判乎其不相入也人主用才惟求其辦吾事濟吾治而已安可主一而廢一哉陛下建用皇極無黨無偏耆德者召之文學者用之吏事者任之或長於將略或精於財計或以循良稱或以讜直名莫不擢用固無一毫好惡之私然求賢之詔屢下剗薦之牘交馳而人心多私罕以實應靖退不競者無由自達單寒寡援者未免見遺臣願陛下開眾正而達四聰使任薦舉者悉參公論舉能其官則錫以進賢之賞稱匪其人則加以謬舉之罰如此則真才實能皆爲吾用何

事不立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章如愚曰前輩謂進士

一科為宰相科則其人可知也當時取士兼采譽望廷

唱或先審人物有以翰林學士之子而令覆試者陶穀

之子翰有以宰相參政之子弟而皆罷之者李昉之子

宗呂蒙正之弟蒙有以陞黜未公而再行考試者王曾

有以取舍非當至擊鼓自陳者徐士庶有以賦落韻而特

取之者李迪有以注疏異說而特黜之者賈邊有以上書可

用而通榜皆為通判者張齊賢有以儀狀秀偉而召見擢

為第一者蔡齊國初取士之際猶不拘於法也或欲罷封

彌之法

范仲淹 范鎮等

或欲隆學校之教

歐陽修

或欲還田里之

選

趙師民

或欲置經明行修之科

司馬光

皆欲考其素履兼

采譽望如國初之制然時異事變難於卒行則亦相視
太息而已又論舉主曰擇舉主於未用之先察舉人於
方用之始責舉主於已用之後此祖宗之良法也咸平
初上語李至曰凡所舉官多聞謬濫不若先擇舉主此
擇舉主法也太平興國之詔曰九品之賤一命之微未
嘗專望於有司必須召對於便殿此察舉人法也乾德
之詔曰除授之制書舉主姓名或不知舉者並連坐之

此責舉主法也擇之於其先則人知所勸責之於其後則人知所懼天子又於其中而致察焉則其權又不專在有司矣祖宗朝舉京朝官委之蘇易簡陳恕舉御史委之樂黃知陳自微謂其人足以堪是選也今之達官不能皆偉人一當其任例可揀拔廉謹者舉清幹臧汙者舉貪濁比之匪人如薦賢何祖宗朝高惠連之績用面授朝官張祥之自新授以令長此皆親得於顧問者也今之班引特爲文具去黼坐於數十步之外聽唱姓名而已旅進旅退何以知人若乃連坐之法則祖宗之

所嚴而今日之所寬也昔邵餘慶劾舉主邵煜舉非其人已經數宥猶至停官其法之嚴也如此雖曰改節中變許自陳首而又有不在陳首之限者今也不然罪犯已著不可芘護舉主乃以陳首而免連坐不罰而懼能幾何人三法皆壞而薦舉之弊有不可勝言者矣竊嘗因賈黯之言而深思焉舊制薦人不限員數自張易所舉猥多乃始限之舊常參官得論薦其後常參官不許論薦舊以不在任及所統屬皆得論薦其後惟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是向之法疎而後之法密也然天聖中

改官者止數十人皇祐中已六七十人至於治平則三
倍其數法之疎者其數省法之密者其數增此其故何
哉大抵有敕舉有限舉敕舉者闕其人則舉不闕則不
舉也限舉者每歲有舉雖不闕亦舉也祖宗時闕令長
則詔舉令長闕幕職則詔舉幕職闕京朝官則詔舉京
朝官士大夫終身所舉一二人而已故可以選可以責
天子亦可以聞視自夫監官郡守歲舉限員不問賢否
但欲充數一人之身更六七任則所舉不勝其眾限舉
不可行敕舉不可復善謀國者亦付之無可柰何而已

矣噫薦李師錫者凡三十餘人擢之不次可也而尙與
循資賈積善史用昭厯任書攷薦之者無一人終身選
調可也而特以京官與之祖宗權衡固有出於是法之
外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論堂除及資格曰國初官
人之法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太宗分中書之權而
置審官院神宗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遂以文臣
之審官爲東焉於後合東西審官之權而歸之左右尙
書文臣之差注吏部得專其責矣然監司郡守御史省
郎官以上皆中書主之正將副將準備將以上皆樞密

主之此堂除所以爲重本也祖宗以來資格甚嚴其用
某人也必曰嘗歷某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
三路使而三司副使至是方除待制焉由正將而邊守
州鈐由邊守州鈐而邊帥路鈐由邊帥路鈐而都鈐總
管官至是方選管軍馬一資一級至不輕也自熙寧大
臣引用新進有邑宰資序而爲監司郡守者有選人未
改官而亦預俊拔者官制旣行資序止於吏部朝廷所
除出於臨時而文臣之資格壞矣自政和之官爵日濫
而橫行之任下及匪人邊郡之除無異正任官制復行

武臣直博皇城使雖樞臣莫之能改而武臣之資格壞矣夫待常才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如徒以資而已則盛德善行瑰奇偉雋之士或拘格而遲回然專捨資用望則狂謬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進矣其用望之弊當有甚於資也且祖宗之朝聞有不次而舉者有特旨而授者畢士安以侍讀學士兩遷而正端揆宋琪以兵部員外三遷而居端揆王顯閣門使也其正西府止於兩遷王繼英客省使也其知西府止於一遷此固非純用資格者然資格終不可廢也李定以資淺入臺三舍

人不奉詔武功大夫之轉橫行則紹興廷臣深非之焉
蓋資格嚴則人望爲足貴用望者多僥倖者至斯亦不
足貴也已昔范文正公爲百官圖以進指其遷進遲速
次序曰如此則爲敘遷如此則爲不次噫必有范公而
後可以用資寇忠愍議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公曰用
一牙官尙須檢例安用我輩噫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
望否則資望俱失矣又久任論曰官守數易弊法也而
將相之數易監司郡守之數易其弊爲尤甚祖宗朝趙
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簡之

相亦十年皇祐用相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而亟用
亟罷何刻已切議之良以道揆之任非百官有司比任
之則勿疑疑則勿任祖宗朝郭進之守西山凡二十年
李漢超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晦之守通遠凡十四年
其餘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餘年蓋不可悉數夫閫外之
任古人所重委之也專任之也久則可以責其成效擢
之未幾而遷之隨至雖有頗牧何所用之祖宗朝宋博
轉運使河東凡十一年宋瑄之知秦州凡六年蔣元振
之知白州凡七八年在蜀者或至三任宰相在廬者或

七年不遷而知滄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發運使未數日而又遷諫議則吳申力言之夫親民之職不可屢易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令宰一易則擾一縣送故迎新勞擾萬狀五日京兆姦者侮之雖百龔黃何所容其技耶祖宗朝曰相曰將曰監司曰守令無一不久其職者正爲是也不寧惟是張質之在樞密五十年王貽永爲樞密十五年古之以司馬爲氏不過是也陳恕之在三司十二年李士衡之任筭計二十年古之以倉庫爲氏不過是也趙師民楊安國之在經筵

或十餘年或二十七年所以養君德者多矣司馬光劉
溫叟之在臺諫或五年或十二年所以格君心者久矣
張師德九年在西掖章德象十二年在翰林所以出納
王命者當矣雖然亦視其才德如何宋琪自外郎歲中
三遷爲真相何敏中自外郎歲中三遷爲真相向敏中
自外郎百餘日正西府可以速則速又不容以久任之
法拘之孫洙論資格曰三代而下選舉之法紛紛其始
終一切皆失者其國家資格之制乎今賢材之伏於下
者資格闕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

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資格之人
眾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
頽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惟天之生大賢
大德也非以私厚其人將使之輔生民之治者也惟人
之有大材大智者非以獨樂其身將以振生民之窮者
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賢者戴
不肖於上而愚者役智者於下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
曰賢材之伏於下資格闕之也才足以堪其任小拘歲
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增累考級而得之矣所

得非所求也所求非所任也位不度才功不索實故曰
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今夫計歲闕而爭年勞
者日夜相鬪也有司躐一名差一級則攝衣而羣爭懇
矣其甚者或懷黃敕而置於丞相之前也其行義去市
賈者亡幾耳故曰士之寡廉鮮恥者爭於資格也來而
暴一邑旣歲滿矣又去而虐一州也非以賊敗至死不
黜虎吏剗牙而食於民賢者鬱死於巖穴而赤子不得
養其父母也故曰民之困於虐政暴吏者資格之人眾
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之裴光

廷是二子者其當世固已罪之不待後人之譏矣然而
行之前世不過數十年耳後得稱職者矯而更之故其
患不大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爲常法方且世世而
遵行之矣往者不知非來者不知矯故曰萬事玩弊百
吏廢弛法制頽爛決潰而不之救也雖然不無小利也
小便也利之者愚憊而廢滯者也便之者耄老而庸昏
者也而於天下國家焉則大失也大害也然而提選部
者亦以是法爲簡而易守也百品千羣不復銓敘人物
而綜覈功實一吏在前勘簿呼名而授之矣坐廟堂者

亦以是法爲要而易行也大官大職列籍按氏差第日月遷然而登之矣上下相冒而賢材去愈遠可爲太息也爲今之急誠宜大蠲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爲先後用以才爲序次無以積勤累勞者爲高敘無以深資久考者爲優選智愚以別善否陳前而萬事不治庶功不熙者臣愚未嘗聞也林駟曰有文學有武學養之於未用之先也有文選有武選用之於旣養之後也然則科舉之法旣有文學矣烏可不設武舉乎宋朝制科有六而武事居其二又外置武舉以待方略武勇之士時蓋

天聖七年也行之二十年而罷罷之十有五年而復是故以策論定去留以弓馬定高下寶元制也先試大義次試時務邊防策又別試弓馬熙寧制也以此而取士則其得人當不居唐之郭子儀下而或者猶曰弓馬不過麤材策論亦爲無用蘇老泉之論謂不若方略有謀者之可用也武舉者蹶張馳射儕於卒伍稍有廉恥則焉肯爲富文忠公之論謂不若威果武略之堪任將帥也是則然矣然亦嘗觀嘉祐議臣之奏乎今朝廷所聞稍有聲稱者皆由武舉而得此其所取豈得謂之無益

於世者如富如蘇之論特不過謂來者猥多取者不擇而豪傑之士有不屑就焉爾如執此以議武舉君子謂之不知務李日華曰宋三年一郊官無大小皆蔭子其各自轉考必蔭蔭授之官又行蔭典凡一官出身子孫弟姪以及外孫與甥惟不及壻耳兩制大臣平生有瀕死之疾遇醫得起者有恩可推亦準本官陳乞何其濫也

金世宗大定初每季選人至吏部托以檢閱舊籍謂之檢卷有留滯至後季尚不得去者高衍三爲吏部知其

弊及授尙書歲餘銓事修理選人便之十九年九月命
各道提刑按察司舉廉能加等遷敘監察御史魏初曰
舊制常參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月舉一人自代況風紀
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歲
各舉一人自代所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爲國
得人章宗明昌初上封事者乞鄉以八行貢春官及設
制舉宏詞事下尙書省集百官議戶部尙書鄧儼等謂
咸周鄉舉里選法卒不可復設科取士各隨其時八行
者乃亡宋取周禮之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加之以中和

爲八也凡人之行莫大於孝廉今已有舉孝廉之法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縣官薦之犯十惡姦盜者不得應試亦六德六行之遺意也夫制舉宏詞蓋天子待非常之士若設此科不限進士并選人試之中選擢之臺閣則人自勉矣從之於是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學宏材達於從政等科聽內外文武六品以下職官無公私過者從內外五品以上薦於所屬詔試之若草澤士德行爲鄉里所服者則從府州薦之三年平章政事完顏守貞言經童之科非古制也自唐諸道表薦或取五

人或十人近代宋仁宗以爲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閒取及五十人因以爲常天德時或廢今復置取輒以百數恐久積多不勝銓擬乞約取之帝曰若所誦皆及格如何守貞曰視幼最而誦不訛者精選之則數亦不多也復問參知政事胥持國對曰所誦通否易見豈容其濫帝曰限以三十或四十若百人皆通亦可復取其精者持國曰是科蓋資教之術耳夫幼習其文長玩其義使之莅政人才出焉如中選者加之修習進士舉業則所記皆得爲用臣謂可勿令遽登仕途必習舉業而後官

之若能擢進士第自同進士任用如中府薦或會試視
其次數優其等級幾舉不得薦者從本科出身似可以
激勸而得人矣時又特賜棣州孝子劉瑜錦州孝子劉
慶祐絹粟旌其門閭復其身因問宰臣從來孝義之人
曾官使者幾何守貞以世宗時劉政對且言若輩多淳
質不及事帝曰豈必盡然孝義之人素行以備稍可用
卽當用之後雖有希覬作僞者然僞爲孝義猶不失爲
善其檢勘前後所申有可用者具以聞八月有司奏寧
海州文登縣王震孝行以嘗業進士并試其文特賜同

進士出身仍注教職一等職任十一月尚書省奏益都府舉王樞事親至孝兼博學善書特賜同進士出身附王澤榜宣宗貞祐四年三月監察御史完顏素蘭言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以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別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與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賢之名而無得人之實古語云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後官更劣則爲患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命隨朝七品

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庶幾其可乃詔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二歲舉縣令一人時御史中丞李英又言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獎進人才耳近來改定四善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人自勵以爲國家用從之興定二年賜經義進士王彪等十三人及第帝謂宰臣曰從來廷試進士日晡後卽遣出恐文思遲者不得

盡其才令待至暮時及覽彪程文愛其詞藻咨嗟久之
至五年三月省試經義進士考官於常格外多放喬松
等十餘人有司奏請駁放帝以旱傷和氣不許按李世
弼金登科記序略曰金天會改元始設科舉有詞賦有
經義有同進士有同三傳有同學究凡五等詞賦初以
經傳子史內出題次又令逐年改一經亦許注內出題
以詩書易禮春秋爲次循遼舊也天眷三年於析津府
試天德三年始親試於兩京貞元二年遷都於燕自後
止試於析津府正隆二年以五經三史正文出題明昌

二年改令五經子史內出題仍與本傳此詞賦之大略也經義初試於真定府所放號七十二賢榜後及蔚州析津令易書詩禮春秋專治一經內出題蓋循宋舊天德三年罷此經義之大略也天眷三年令大河以南別開舉場謂之南選貞元三年遷都遂合南北通試於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開科立定程限日月更不擇日府試初分六路次九路後十路此日月路分格也天德二年詔舉人鄉府省御四試中第明昌三年罷去御試止三試中第府試五人取一依大定例不過五百人後

以舉人漸多會試四人取一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御
試取奏旨此場數人數格也天眷三年析津放第於廣
陽門西一僧寺唱名遷都後于宣陽門唱名後爲定例
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舉終場人直赴御試不中者
別作恩榜賜同進士出身會元御試不中者榜末安插
府元被黜者許來舉直赴部又貞祐三年終場人年五
十以上者卽行該恩此該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獻
四元登第特授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餘皆
從仕郎後不爲例明昌閒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

人狀元授十一官第二人授九官餘皆授三官此授官之格也進士第一授丞簿軍防判第二授縣令此除授之格也五朝文獻通考曰金進士之制特重而諸紀中于廷試事多闕而不書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及學典惟載李世弼一序而其言與金史頗有異同未知孰是而特賜人姓氏之可見者天德前蘇保衡以宗衡薦賜進士出身天德中曹望之以戶部郎中特賜進士及第世宗朝則有完顏匡以太孫侍讀試進士不中賜及第章宗朝則有胡光謙游總孔端甫魏汝翼劉震亨崔秉仁

翟駒齊文乙孫可久陳信仁董戮李天祺康晉侯時琦
劉摯升傅礪趙摯田扈方張介然李貞固等並以學行
舉光謙端甫汝翼介然賜進士及第餘俱賜同進士出
身宣宗興定五年康琚以林州行元帥府經歷官乞赴
廷試賜進士及第哀宗天興二年王輔以下十六人並
以終場賜進士出身海陵時孫梅以貴妃唐古鼎格家
奴賜進士及第則濫甚矣

欽定續通典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周善溥恭校

張景雲恭校

吳士鎔恭校

欽定續通典卷二十二

選舉

雜議論下

元世祖時廉希憲在中書嘗言國家自開創以來凡納士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左史侍御鄂爾根薩里嘗勸帝治天下必用儒術宜招致山林道德之士以備任使乃遣使求賢置集賢館待之卽以鄂爾根薩里爲集賢

館學士凡士之應詔者命館穀之飲食供帳車服皆甚盛卽弗稱旨者亦請加賚遣還有官宣徽者欲陰敗其事故盛陳所給廩餼於內前帝過問焉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怒曰汝欲使朕見而損之耶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況欲損之誰肯來耶東平布衣趙天麟上太平金鏡策略曰今國家選法腹外三年爲一考腹內二年半爲一考自非負罪之員皆有進而無退臣以爲選法宜以賢能爲先不宜以日月爲上請凡內外官員三年第一考爲初考上等加官階二級中階一級下

則仍舊階而上中下三等皆復守其本職六年再考如初考而覆守本職九年終考如再考然後黜陟其職凡考法令廉訪司官重其保結考其行實而牒司路以達于上司銓定階次籍記倚閣凡三考黜陟其事業循常者依累次官階而除之以次第所宜其才德超異者雖階次甚卑而待之以不次之位如是則居官守祿者既思階次之升超而盡其公道又懼憲職之知覺而減其邪心庶幾乎選法有以定矣又論考幽明曰國家入仕之門太多考選之方太闕臣謹依經考史斷以愚意條

陳聖人之九徵及當今所切之二十六美之三十九類
與夫三要惟陛下察之所謂九徵者一曰遠使之而觀
其忠二曰近使之而觀其敬三曰煩使之而觀其能四
曰卒然問焉而觀其智五曰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六曰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七曰告之以危而觀其節八曰醉
之以酒而觀其則九曰雜之以處而觀其色所謂二十
六美之三十九類者一曰文史之美三類草制飾詔諄
悉詞情也校書正字可爲定體也教誨後學材德多成
也二曰禮官之美三類補袞拾遺將順其美也朝會祭

祀儀章丕舉也宣慰風俗雍熙聿致也三曰樂官之美
一類金石宮商條理聲正也四曰知人之美一類善惡
周覽洞曉於心也五曰敬賢之美一類推轂進士常若
不及也六曰考校之美一類彰善癉惡照文無失也七
曰糾察之美一類彈劾所至不避權豪也八曰廉訪之
美二類廉察官吏傲懼肅清也訪問風俗化成禮義也
九曰宿衛之美一類小心周密京輦增威也十曰籌計
之美二類帷幄畫計折衝倒戈也排壘整陣臨時合權
也十一曰督領之美三類器械精完士卒閑習也號令

嚴明部伍齊整也臨敵耀威身先士伍也十二曰鎮防之美一類守堅持重寇盜難窺也十三曰屯田之美一類勸勵稼穡勤事多獲也十四曰芻養之美一類孳畜頭匹茁壯繁滋也十五曰使臣之美二類喉舌宣納成美昭光也委幹事務辦濟平允也十六曰決斷之美三類句檢考覈瑕隙無隱也要察圓明囚無閒言也疑獄得情處置合律也十七曰農桑之美一類董督樹藝水旱有備也十八曰董役之美一類監役合宜丁夫悅事也十九曰關津之美一類姦詐不漏行旅不壅也二十

曰營造之美一類練事分公捷於供奉也二十一曰明
利之美一類出納有常簿籍易照也二十二曰算數之
美一類多寡有方了然胸臆也二十三曰僧官之美一
類宏宣釋教守戒精嚴也二十四曰道官之美一類宏
宣道教守德精嚴也二十五曰醫官之美二類科品分
明舉無不應也開發後學成材者眾也二十六曰陰陽
之美二類歷法推步授時無舛也卜筮循經不爲詭異
也所謂三要者一曰公二曰廉三曰勤徑情服事不邀
功利謂之公賄賂在前不以爲念謂之廉服勞王室悉

心竭力謂之勤請以九徵考左右攜僕以二十六美之
三十九類與夫三要之說明諭選曹及內外百官值三
年當考之時凡一美三要者爲上等一美二要者爲中
等一美一要及有要無美有美無要者皆爲下等若美
要並無雖無大罪亦停免之如此則自中及外大小官
吏若玉壺之冰秋霜之月凜乎其清皎乎其明矣成宗
大德元年副萬戶阿喇卜丹御史中丞崔彧等陳臺憲
諸事省臺集議言乞依舊例御史臺不立選其人則
於常調官選之惟監察御史首領官令御史臺自選廉

訪司必擇蒙古人爲使或闕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
其次參以色目漢人各省文案行臺差官檢覈宿衛近
侍奉特旨令臺憲擢用者必須明奏然後任之行臺御
史任滿而有效績者或遷內臺或呈中書省遷調廉訪
司亦如之其不稱職者省臺擇人代之未歷有司者授
以牧民之職經省臺同選者聽御史臺自調中書省或
用臺察之人亦宜與御史臺同議各官府憲司官毋得
輒入體察制可翰林學士王惲嘗上論政事書一曰議
廉司以勵庶官古之善爲國者不使人有惰怠不振之

氣今州郡之官品流淆雜既無選舉甄別紛紛籍籍聚散於吏部例得一官誰不因循苟且以歲月養資考而已嘗觀漢唐之馭吏也能者增秩賜金公卿缺則補之以表其賢否者放田里而不事事唐則召七品以上官集於闕廷親與訪問究得失而進退之然二者不過爵祿爲勸爵祿極則意滿足意滿足則怠心生亦有無如何者故持斧直指采訪黜陟等使歲相望於道而本朝之舉高出前代比者廉司初設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行無幾何法禁稍寬使監視者勁挺之氣不

息而自斂聽從者姦弊之萌潛滋而復楨夫刑罰崇寬
固是國家美政然分別善惡以示勸懲豈得專務寬恤
昔金大定閒尙書省奏順州軍判崔伯時受贓不枉法
準制當削官停職世宗曰受財不至枉法以習知法律
故也所爲姦狡習與性成後復任用豈能自悛雖所犯
止於追官非奉特旨無復錄用以致犯禁者鮮此先事
之明驗也今風俗澆薄遇有所犯苟免無恥法宜人法
並任憲綱旣立公道大行我之氣旣伸彼安得不振我
之政旣肅彼安敢或私將見風采百倍有登攬澄清之

望矣一日議保舉以覈名實方今親民與參佐官莫縣
令經歷爲重縣令迺百姓師帥師帥賢則德澤宣參署
爲一路紀綱紀綱振則政務舉今例出常流安取殊績
臣愚以爲若行品官保舉法庶得其人其法品量舉主
與所保者資歷相應旣皆兩可復精加磨勘無謬妄私
意然後許令入狀相小大之才授繁簡之任限以歲月
如唐制釐務出二百日者是也課其殿最升黜舉主得人者受知賢之
賞不職者坐不當之罰其南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江
南比定凡所隸附秋毫無犯只以前省調官賄而海放

行省注擬尤爲濫雜侵漁培克慘於兵凶至盜賊竊發指此爲名仰賴天恩幸無其事今宜委官分揀以行此法其停革人員不至罷黜者降之邊遠邊遠見職委有聲迹者使之內選亦激勸一法茲蓋自漢唐五代迄於金皆遵而行之當時號稱得人然必須內設審官考功等職專掌其事一曰設科舉以收人材方今名儒碩德旣老且盡後生晚進旣無進望例多不學州府鄉縣雖立教官講書會課祇皆虛名略無實效臣愚以謂不若開設選舉取驗之速也夫進士選歷代號取士正科將

相之材皆從此出若限以歲月而考試之將見士爭力
學人材輩出可計日而待也論者必曰今以員多闕少
見行壅滯若復此舉是愈壅而滯之也臣謂不然蓋科
舉之設本以覈實學而取多士清仕途而息雜流得全
材備大用也豈不愈於學校徒設汙漫而無所成乎一
曰試吏員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條目甚嚴如宰相
子辟舉令取充省雜終場舉人試補臺掾品官子孫吏
員班祇閣門等人出身者試補六部令史夫明法令曰
令通經史曰史今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多自帖書

中來官無取材勢須及此所習既凡聞見或寡欲望明
刑政識大體務清弊革難矣臣愚以爲莫若將合歲貢
吏人以吏員法試之中選者仍許上貢補充隨朝身役
外州府郡見役者從廉司以校法試驗庶幾激之積漸
肯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能使得糊其口然後可責
以廉何則今廉司專抑吏權察非違少有貪鄙不計養
廉卽按而治之是縱之竊而責以何盜之爲豈理也哉
又嘗爲貢舉議曰貢舉之法宜先選教官定所明經史
爲所習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揀俊秀無玷汙者

充員數以生徒員數限歲貢人數期以歲月使盡修習之道然後州郡官察行考學極其精當貢於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場史試議論作一場廷試策兼用經史斷以己意以明時務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不習之史進退用舍一出於學既復古道且革累世虛文妄舉之弊必收實學通用之效矣武宗至大三年七月給親民長吏考功郎歷令監治官歲終驗其行蹟書而上之廉訪官御史臺尙書禮部考校以爲升黜先是世祖至元十九年集賢直學士程鉅夫奏陳五事朝廷多朱之其一立

考功歷略曰國朝建御史臺雖有考課之目而未得其
要莫可致詰乞照前朝體例應諸道府州司縣下至曹
掾等各給出身印紙歷子一卷書本人姓名出身於其
前俾各處長吏聯銜結狀保明書其歷任日月在任功
過於後秩滿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則人之賢否一覽
而知考核得實庶無僥倖至是始頒行焉元時入官之
途略見於經世大典序錄曰國家初得中原損益古今
之制度而行之而用人之途不一親近莫若禁衛之臣
所謂集賽者然而任使有親疎職事有繁易歷時有久

近門第有貴賤才器有大小故其得官也或大而宰輔
或小而冗散不可齊也國人之備宿衛者浸長其屬則
以自貴不以外官爲達方天下未定軍旅方興介冑之
士莫先焉故攻取有功之士皆世有其軍而官之事在
樞府不統於吏部惟簿書期會金穀營造之事供給應
對習於刀筆者爲適用於當時故自宰相百執事皆由
此起而一時號稱人材者亦出於其閒而政治繫之矣
擇吏之初頗由於儒而所謂儒者姑貴其名而存之爾
其自學校爲教官顯達者蓋鮮獨國學初以貴近就學

而用之無常制其後歲有貢法而寢失初意其以文學
見用於朝廷時有尊異者不皆然也至元以來數欲以
科舉取進士議輒中止延祐始置進士科一二年一取
不及百人耳世祖置國字以通語言其用人略如儒學
之制至於奉上官之任使奔走服役歲月既久亦皆得
官雖細大有殊要皆爲正流矣乃宗王之有分地官府
而保任之者與夫治酒漿飲食者執樂伎者爲弓矢衣
甲車廬者治厯數陰陽醫藥者出納財賦者遠夷掌其
部落者或身終其官或世守其業不得遷他官而恩幸

遭遇驟至貴近者有之非有司所得制而陳言獻策納
粟捕盜與勳舊之後裔權要之引進皆有其人焉而不
常也余闕曰我國初有金宋天下之人惟才是用之無
所專主然用儒者爲居多也自至元以下始浸用吏雖
執政大臣亦以吏爲之由是中州小民粗識字能治文
書者得入臺閣共筆劄累日積月皆可以致通顯而中
州之士見用者遂浸寡況南方之地遠士多不能自至
於京師其抱材蘊者又往往不屑爲吏故其見用者尤
寡也乃其久也則南北之士亦自町畦以相訾甚若晉

之與秦不可與同中國故夫南方之士微矣延祐中仁
皇初設科目亦有所不屑而甘自沒溺於山林之閒者
不可勝道是可惜也汪克寬曰國家興崇文治取士以
德行爲首較藝則以經史時務兼之將欲求治道於經
術其中選者俱授州縣之官夫古者賓興賢能而升之
司徒司馬論定然後官之後世舉之於郡國今選舉之
法不必更定也但核薦舉而革冒濫厚敦遣而公遴選
棄其小以取其大因其文以觀其心數年之後人亦既
盛又增中選之額則選舉眾而風化行矣自州縣官以

五事考殿最給由銓注則驗之所謂稽撫字稽本末稽廉冒稽聽斷稽禁禦者也然長吏給由而不述其事吏部銓注而不考其績雖風憲糾察而或失其詳五事之備往往未觀其成效非州縣之官未盡出於科舉而政治不本於經術之故歟抑朝廷千里之遠給由或得以詐僞考績者猶未盡其實也陶安曰有虞世賞岐周世祿而不世官者人賢否殊也逮至周官以禮樂德行掌國子之教然猶考藝進退未嘗悉世其官而必任焉後世廕補法行或曰顯官必公卿子弟爲之以幼習其業

熟朝廷臺閣之儀或曰驕驚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
選求賢除任子之令是皆偏見耳及考漢制二千石以
上得任子弟擇茂廉者補令丞其法良而未備今制廕
補五品以上受命於朝降自六品省銓掌金穀且第其
上中下以歲月爲差至滿始受朝命許典民政蓋治民
者爲國之大端理財者經國之要務將俾因仕知學練
世故涉艱難以培其才然後移以治民故不得不自理
財始此則古所無也葉子奇曰元世當治平之時臺省
要官皆北人爲之漢人南人萬中無一二其得爲者不

過州縣卑秩後有納粟獲功二途富者往往以此求進
令之初行尙猶與之及後求之者眾亦絕不與又獲功
之官非得風憲體覆牒文不輒命官憲使招權非得數
千緡不得行遣故有功無錢者往往事從中輟皆抱怨
望其後盜塞寰區空名宣敕遇微功卽填給人已不榮
之矣方國珍之初亂也有宣數道敕十數道縣以購人
立功及有功亦竟不與云王圻曰元舊制銓曹有行止
科吏主之日具內外官十名上中書省中書籍以遷擢
其後吏怠不爲意仕者淹滯有待選十餘年者至正時

危素責吏日具五名五日一上中書吏樂易集各思奉職而久滯者獲伸胡粹中曰古之人君患不能知賢才而用之以治天下故設科取士使懷才抱德敦行者由之以進若漢之鄉舉里選察廉對策非一途也然人之德行難知藝能易見德行者多自晦藝能者多自衒於是乎聽其所言以察其所蘊卽其所習以審其所尙故唐之明經進士宋之制策詞學非一科也猶以爲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則又卽其言以考其實若稽諸故典而本於經不失乎先聖之旨則有取焉非但

取其言語之工文藻之華而已也元之用人大抵偏於國族勳舊貴游子弟故選舉之法久而未行仁宗決意行之由此中華縫掖之士僅得拔什一於千百若謂科舉遺賢才則可謂妨選法則非也邵遠平曰臧晉叔云元以曲取士設十有二科其說甚爲無據自至元八年設國學出策題試問所對精通者爲中選皇慶二年制科舉皆用經書時務爲題並無詞曲一項此明証也汪琬曰按輟耕錄元反宋金餘習初試論賦其後一以經義爲本及考選舉志春秋兩試皆未嘗用論終元之世

亦未嘗廢賦不用也或有司校閱稍重經疑經義則有之耳

明太祖詔舉孝弟力田之士又令府州縣正官以禮遣孝廉之士至京往往待以不次其後遇國家覃恩海內輒以詔書從事有司以孝行上禮部請旌者歲不下數十人又資格游重甲科縣令往往以卓異被徵梯取臺省遂爲成例終明之世以科目取士以資格用人而其弊亦相因而起仁宗洪熙元年四月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典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

三或有年纔二十者未嘗學問一旦掛名科目而使之
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宜令有
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
許令入試上雖嘉納而未果行至孝宗弘治中吏部侍
郎王鏊爲制科議曰國家設科取士之法先之經義以
觀窮理之學次論表以觀其博古之學終策問以觀其
時務之學行之百五十年宜得其人超軼前代卒未聞
有如古之豪傑者出乎其閒而文詞終有愧於古雖人
才高下係於時然亦科目之制爲之也三代取士之法

姑未暇論唐宋以來科有明經有進士明經卽今經義之謂也進士則兼以詩賦當時二科並行而進士得人爲盛名臣將相皆是焉出明經雖近正而士之拙者則爲之謂之學究詩賦雖近於浮艷然必博觀泛取出入經史百家蓋非詩賦之得人而博古之爲益於治也至宋王安石爲相黜詩賦崇經學科場以經義論策取士可謂一掃歷代之陋然士專一經白首莫究其餘經史付之度外謂非已事後安石言初意驅學究爲進士不意驅進士爲學究蓋安石亦自愧悔之矣今科場雖兼

策論而百年之間主司所重士子所習惟在經義以爲經義旣通則策論可無矣乎習夫古之通經者通其義焉耳今也割裂裝綴穿鑿支離以希合主司之求窮年畢力莫有底止偶得科目棄如弁髦始欲從事於學而精力竭矣人才之不如古其實由此然則進士之科可無易乎曰科不竢易也經義取士其學正矣所恨者其途稍狹不能盡天下之才耳愚欲於進士之外別立一科如前代制科之類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乃得預焉有官無官皆得應之其甲授翰林次科道次部屬

而有官者則遞陞焉如此天下之士皆將奮志於學雖
有官者亦翹翹然有興起之心無復專經之陋矣正嘉
之閒文體日偷楊慎極論其弊曰太祖始制科舉詔舉
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說近時舉子之文冗
贅至有千餘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鑿破題謂之馬籠
頭處處可用也又謂之舞單鎗思一跳而上也起語百
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
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有見乎名曰救命索不
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何所

底止又曰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
貫近日稍知務博以譁名然不究本源如五經諸子則
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蠡測歷代諸史則抄節其碎
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涉經史
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
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嘗見考官程文
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
志先其算命作先算其命近日爲書坊刻布轉相差訛
士習愈下矣黃尊素曰本朝取士之法大略依倣宋制

然其間有不同者而小小節目不與焉今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宋則科舉學校絕不相關每秋試自縣令佐察行義保任之上於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卽入試院其士子未嘗繫名學校其後三舍法行是爲學校之科舉其不由學校而爲科舉者如故也今三年鄉試一省彙所屬郡邑而試之宋則諸州各自爲試各自發解與路分無與惟有官鑠廳應舉者及避嫌遠鄉之人試於轉運使反謂之別頭試今士人一經鄉舉則當會試之期徑偕計吏不復取解宋則有恩例始得免解或減

一舉而已其下第進士雖曾中省試

即今會試

來科仍復解

試中格然後得上省試也今殿試不過名次升降無有黜落宋初於御試特重苟不中格則省試皆虛也所謂特奏名者凡士貢於鄉而屢絀於禮部或御試所不錄積前後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徑許附試其薦舉者不試於州郡惟試禮部不中亦許赴御試故有免解免省之條今必層累而上更無越次而舉者宋必賜出身然後注官今則一經解牒便可釋褐州縣宋之御試第一人不過僉書判官第六人以下司戶簿尉而

已今則第一甲三人卽爲清要官最下者亦不失守令
總而論之宋之出身易而入官難今之出身難而入官
易出身難故多枉才入官易故多敗類此本朝之人物
所以遠不及於宋也至科場之弊亦略相同有傳義有
換卷有易號有卷子出外有謄錄滅裂而取解之試有
一人而趁數州者有一人而納二三卷者今惟童子試
有之解試之所無也然此之爲弊也小其率天下而歸
大弊者在主司去留止以初場餘束不觀出題強裂句
讀離絕旨意春秋越年牽合在士子專讀時義一題之

文必有坊刻稍換首尾強半雷同雷同之中有得有失不可程準至使天下盡出於空疎不學不知經史爲何物是科舉爲敗壞人才之具其轍一也錢曾曰制科以人爲重如寶祐四年登科錄宋末稱爲文天祥榜進士是也明太祖洪武四年十七年開科十八年會試循元舊例作經疑至二十一年始定三場之制三百年來小生熟爛時藝影掠論策刺取利祿自通籍以來罕聞仕優則學之大夫是又人以制科爲重而非制科以人爲重也邱濬嘗言士子有登名前列不知史冊名目朝代

先後字書偏傍者假令倣唐宋射策決科詩賦取士之法一洗舊習重興儒雅豈非斯文之大幸歟顧炎武曰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而一品衙門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門都吏從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門掾史典吏二品衙門令史正八品出身其與進士不甚相遠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員之與科第高下天淵矣故國初之制謂之三塗並用薦

舉一塗也進士監生一塗也吏員一塗也或以科與貢
爲二塗非也又曰明初三場之制雖有先後而無輕重
乃士子之精力多專于一經略于考古主司閱卷復獲
初場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二場夫昔之所謂三場非
下帷十年讀書千卷不能有此三場也今則務于捷得
不過于四書一經之中擬題一二百道竊取他人之文
記之入場之日抄謄一過便可僥倖中式而本經全文
有不讀者矣率天下而爲欲速成之童子學問由此而
衰心術由此而壞宋嘉祐中知諫院歐陽修上言今之

舉人以二千人爲率請寬其日限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詞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于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策論去之矣今縱不能復兩漢取士之法不得已

而以言取人則修之論亦似可取蓋救今日之弊莫急乎去節抄剽盜之人而七等在所先去則闇劣之徒無所僥倖而至者漸少科場亦自此而清也又曰科場之法欲其難不欲其易使更其法而予之以難則覬倖之人少少覬倖之人則少一營求患得之人而士類可以漸清抑士子之知其難也而攻苦之日多多一攻苦之人則少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人而士習可漸以正矣太祖初設科舉嚴斥吏胥又詔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然嘗與羣臣言初有憲官疾吏往候之憲官起扶杖

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憲官悟其意他日見吏謝之吏曰某爲屬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理體是則吏卒中未嘗無正直之人顧上所以陶鎔成就之者何如爾成祖嘗言刀筆之吏不可使任風紀然如況鍾之守蘇州黃子威之守松江並治行超卓爲一時良二千石其他由掾吏顯者如滕懋德張度胡禎徐輝李友直李信徐晞李質郎本中萬祺俱累官至尙書王鍾劉本道柰亨陳寧汪河葉春王春劉敏王詔吳復俱累官至侍郎樂韶鳳累官至祭酒呂本累官至太常卿

楊時習汪懋俱累官至大理卿黃政累官僉都御史余
節累官御史中丞張苗累官通政使赫郁累官光祿卿
平思累官陝西左參政蓋其時資格未行選用之途尙
廣而不嚴考察連坐之罰憲宗成化十九年大理寺評
事申安言旌異之典朝廷所以激勸有司今撫按官于
廉能者未必旌異旌異者未必廉能乞詔大臣議自今
旌異必待三年考滿之後若所舉不公後以姦貪敗者
連坐庶幾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至是吏科給事中王瑞
等復言三載黜陟朝廷所以勵庶官之典也今天下諸

司除士官外無慮九千餘處諸司官除陰陽醫僧道外
無慮千萬餘員吏部于各官之能否在布按二司則據
撫按揭帖在諸司則參布按等官揭帖上之詢訪雖出
于公心下之奏報多任其私意或假公以市恩或乘機
以償怨毀譽失真賢否失實其他姦端不一而足乞諭
吏部榜示各官凡揭帖所報失實者連坐或有當黜而
留者許本處撫按論奏有當黜而妄訴者亦坐之命俱
如所言弘治三年王恕以考課之法廢格不行甚非政
體請今後考滿官俱令給由赴部照例考覈及王瓊爲

吏部尙書乃言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誤公務許本處巡撫巡按開報考語令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于是成法盡壞而政體日偷李夢陽曰今之弊官不久任國初臺省不甚通如御史陞按察僉副或徑陞使使久則入爲都副則左右副僉則左右僉如知府久則陞左右布政使或參左右使久則入爲部侍郎尙書等如此則法吏敢持繩糾之權民吏無不更事之嫌今臺省旣大相通融而任又弗久也蓋官非良久必敗故今之官利數遷太相夤緣求速故私姦易規避大

事無了絕途路迎送甚者一官至民不知名姓去矣猶
過客也今又爲小轉法如知府轉按察副使按察僉事
轉參議等或年資未應轉又爲更調法如此府調彼府
此縣調彼縣此臬調彼臬此省調彼省甚者巡撫都御
史亦調法愈巧而官愈廢故曰今弊邱濬曰今日選法
文武並用文選主于吏部武選主于兵部兵部之選武
臣其始也以功次而用其後也純用任子之法父死子
繼無子兄及弟繼之有定格也若夫都指揮以至都督
則以才能擢用焉又不專于資格矣文臣入仕之途非

一端其大者有三進士也監生也吏員也吏員資格其
崇者止于七品用之爲佐貳幕職監當筦庫之職非有
保薦者不得爲州郡正員監生則出自學校之貢選及
舉人試進士不第者其肄業太學也循資以出先歷事
於府部諸司然後厠其名于選曹循資而考之以定其
高下而授以職焉進士初仕亦循其甲第及其不次擢
用往往越常調焉是又不專在於資格也然而用之旣
久不能無弊古人用人貴于人法兼用守一定之法而
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

加任使非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任要重之職釐煩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釐職務之冗雜者其立爲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任授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人以漸而用而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爲將徒步而至卿相也若夫以百官考課之法屬之吏部內外官皆以三年爲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始行黜陟之典是則

有虞之制也其以御史考核卽漢宣命御史考殿最也
書以考語卽唐人第其善最也稽其牌冊引以奏對卽
宋人之引對磨勘也王世貞曰三代而後稱治者獨漢
然非其才之獨高也所以用才者簡易而無不盡當是
時天子所寄以其事者內不過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九
卿諸將軍外不過守令而已卽舉守而言其獄訟軍興
錢穀辟召賞罰靡不悉推而付之不以私人察也不以
文法牽也第課其治而爲之殿最以行吾典耳三公闕
于九卿郡守取選焉而不爲他曹以顓之也九卿爲將

軍矣太尉爲丞相矣而不爲分途以限制之也獄吏而通經也武弁而習吏也書生而閑武也故漢之才有過盡而無不盡之累國家于內爲三公九卿大約延倣古昔而制于外爲獨詳守之上有監司以領之矣而又有中丞以攝之御史以察之卽不得自論鬼薪以上賦稅雖斗斛弗敢顛也其內軍府得以治兵事而不得與其權兵部得以與其權而不得治其事其大小之相制也若犬牙然其頰首而聽於法也若束縛然故雖擁連城將百萬之眾一赤衣吏以片紙詔而繫其項弗敢動也

得意而今日爲公卿掌握國家之命失意而明日爲髡
鉗短後之衣蹙蹙長安中而弗敢怨也可謂詳于弭亂
而略于求治者也故巧如莽戾如卓雄如操不得而盡
用其巧與戾與雄也聖如周召不得而盡用其聖也無
他法爲之束也今其制不可盡變獨有融酌之而稍爲
之裁節而已論思贊輔之職則必遴夫作行之賢者而
不必盡兩制之人新進之士備詞林者必使之補外以
習吏州郡冗散之吏有異才者時召入以補其闕撫臣
而監司守令非九載弗遷閒爲之增秩賜金璽書以作

其勞者秩滿而爲之峻擢以大報其賢者貪墨苛暴誅其甚者而斥其次者至于進取之途毋顓科甲而廣其選毋限文武而通其用使詩書與案牘弓矢比而無低昂焉而後人人自奮勉于事功天下之才庶得以盡其所用也歸有光試吏工部時其長令有光作三途並用議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員也國初用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專用進士科貢吏員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邇者欲新天下之吏

治于科貢吏員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三途並用之
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爲朝廷欲收用人之
實效于科貢吏員所宜加之意者當先清其源蓋清其
源而後末流可治也進士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
義論策試進士不中入國子爲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
循年資而貢之入國子爲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
廉對策與博士子弟判然爲二也然進士升于禮部爲
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使之
學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可也今

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其資歷待選而已非復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員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遂爲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于此故本朝資格吏員崇者止于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爲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爲吏先責其輸納自提控以下至于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差等此吏員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貢之得人在于修太學之法而科

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筦庫之得人在于遵辟舉之
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祖
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于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
甲榜乙榜蓋乙榜卽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
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實與進士無異今特以敗
卷置乙榜而與乞恩者槩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
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
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教矣
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

自納粟買馬空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
所以日繆也而科貢吏員皆由此而妨闕矣故欲振飭
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于格例之中修其
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
閒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
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爲其法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
神運用獨可于奇俊之士加於其法之外而不爲法之
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
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尙書徐晞知府況鍾皆至顯用者

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蓋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謏謏于循途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博采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見也而專以資格進敘今亦頗苦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爲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爲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效也神宗萬曆十一年

副都御史邱橈陳吏治積弊八事曰京官考滿河南道
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槩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
典爲人臣市交之資此考績之弊一也御史巡方未離
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竿
牘又滿行臺以豸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
請托之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托之有司有司不
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
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弊三也貪墨成風
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輒弱之流苟百足之

蟲傅翼之虎卽賊穢狼籍還登薦剡嚴小吏而寬大吏
詳去任而略見任此舉劾之弊四也懲貪之法在提問
乃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
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卽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
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贓止坐之銖黍草菅或
數十命罰不傷其毫釐此提問之弊五也薦舉糾劾所
以勸儆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藉者不
與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習接差委專
計出身之途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

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弊六也州縣
佐貳雖卑亦臨民之官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今也
役使譴訶無殊輿隸獨任其污黷害民不屑禁治禮與
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今不問職業而一聽
其所爲及至考課則曰此寒官也槩與上考若輩知上
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曰
偷此處佐貳教授之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
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
其恩尊之爲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問遺終身不廢

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此饋遺之弊八也有詔稱善
敕撫按痛懲威弊不如詔者罪之吳安國曰陸子元嘗
言今吏部之職擬古宰相而其黜陟之柄有宰相所不
及者如前代人主有所簡拔或不關中書祖宗時用人
亦往往出親擢今凡不由吏部擬上而特旨遷除者謂
之傳奉官必不久而罷人亦恥爲之又如有過降黜雖
奉特旨他日尙可復起獨由吏部考察者永不錄用其
體勢之重古未有也愚以爲考察之法未必人人水鏡
安知無徇己而私徇人而謬者且單詞類於匿名中傷

慘於告密遂使一時萋菲終身禁錮以朝廷黜幽之典
爲讒人修怨之資立法之弊孰甚於此時選人請托權
貴吏部尚書孫丕揚創爲掣籤之法以杜其弊一時稱
公而識者往往非之孫承澤曰丕揚大選掣籤之法于
慎行嘗議其非體謂古人見除吏條格卻而不視以爲
一吏足矣柰何衡鑑之地自處於一吏之職而無所秉
成也哉至於人材長短各有所宜員格高下各有所便
地方繁簡各有所合道里遠近各有所準而以探丸之
智爲挈餅之守是掩鏡可以索照而持衡可以懸決也

熹宗初趙南星掌吏部疏言掣籤之法自古未有自萬
歷年間始用之以示公其初卽不能行遂有造籤之弊
討缺者無不如意御史翟學程之疏至以爲可笑良亦
無怪其然荀卿曰探籌取鈎所以爲公此假設以見行
法之在人耳而不意天下之果有此事也似宜變之以
復祖宗之舊遂停抽籤之法至天啟末復行終明世不
復更人因譏銓部爲籤部云明制銓政最嚴如戶部官
不許蘇松浙江人爲之以其地多賦稅恐飛詭爲姦也
然弊孔蠹竇皆由吏胥堂司官遷轉不常何姦之有又

上自閣部下至驛遞倉巡大抵以虛文相酬應京師猶可外吏則愈甚焉官之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上之人既以是責下下之人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吏治卒以不振萬歷閒選六科給事中多未愜人望編修張元楨言當以器識遠大學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不必拘體貌長大議者以不拘體貌一言有碍遂不果行陸容曰六科繫近侍官兼主奏對必選體貌端厚語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

表儀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體貌非不端厚而其器識
學問文章往往過人蓋出自精選號爲得人如姚夔葉
盛尹旻張寧輩是已以後則專以體貌爲主而其所重
者反不之計所謂出題考選亦不過借此以掩人耳目
虛應故事耳使爲吏部者以公天下爲心不陰厚鄉里
遇缺選其體貌豐偉音吐正當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
彈文數篇每五六人中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
人吾未之信也至貲選之法孝宗弘治時吏部尙書王
恕言永樂宣德正統閒天下亦有災傷各邊亦有軍餉

當時無捐粟例糧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比年來一
遇災歉輒行捐例則人旣以財進身欲其砥厲廉隅爲
循吏豈可得也帝卽命止之王圻嘗考論之曰貲算入
官昉於西漢謂任富可不貪也厥後邊費不足輸選成
俗雖張釋之黃霸卜式司馬相如咸由是出不以爲諱
然終西漢之世得人四五而已唐宋以來亦閒行之大
抵由軍興頓匱非獲已也我朝宣德以前科貢之途入
太學者猶須精擇戒其庸濫景泰時始以邊境多虞開
生員納粟納馬入監之例然是時多不過八九百人己

而吏部尙書王直禮部郎中張綸咸以爲言禮部侍郎
姚夔議覆遂尼不行成化初復開納糧納草納馬之例
未久而止二十年山陝大饑民相食大臣以救荒無策
不得已又令納粟入監限年餘卽止時入監者已至六
七千人於是令入監者過兩月則放依親有願自備薪
米寄監讀書者聽便尋又令納粟監生年二十四以下
願坐監者自備薪米寄監讀書扣年二十五歲以上方
準食糧收撥二十二年令納銀米監生到監兩月放回
原籍收充增廣生員年二十以下者八年二十以上者

五年滿日咨取入監復班序撥正德以後或以振濟或以防禦或以傳奉開上粟入監之例於是納銀之途益廣矣世宗入繼大統詔嚴止之嘉靖四年又復暫開然須提學官考其能通文義者兩京十三省限不過五千人時各王府典膳引禮等官青衣社學生亦皆得援例入監近年太僕缺馬戶部缺邊費乃開例益濫遂至市井恒人皆得借俊秀名目輸粟入監注選銓部者至數萬人厯考先朝雖不獲已而行此例然必各提學官試其文理通者而後許之又各地方俱限以名數又年二

十五以下者雖寄監不得食糧收撥近時此例俱未申明其閒英俊由此而擢名科第表樹勳猷夫豈無人然千百而十一耳

欽定續通典卷二十二

浙江書局刻

吳士鎔恭校

張景雲恭校

周善溥恭校